

唐代詩人們

譯隆順洪 著彬直野前



唐代的詩人們

著 前野直彬
譯 洪順隆



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號

原著者：前

野

直

彬

譯者：洪

頓

隆

印行者：幼

獅

文化事業公司

臺北市漢中街五十一號
臺北市延平南路七十一號
郵政劃撥二七三七號

定價：六十元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七月再版

高 序

今之人能熟讀唐詩數百首，爲詩而有唐音者，已寥寥可數；能詳說唐詩之家數，各言其得失，而確當不移者，益鮮其人。至如知人論世，能歷歷道唐詩人之生平、際遇、性情、學養，以及其詩作之造詣，如數家珍者，則萬不得一。詩莫盛於唐，而治唐詩者如此，詩道之陵夷，可以知矣！

洪君順隆自東瀛歸，携其所譯前野直彬教授之書以示余。其書以閒話家常之體裁，娓娓道唐代詩人之史蹟，夾敘夾議，不急不徐。其敘事也，有考據家之質實，而不流於枯燥；有詞章家之優美，而不流於浮誇。其論人也，有義理家之謹嚴，而不流於迂闊；有經世家之通達，而不流於鄙俗。文既絢爛，而又以平淡出之。跌宕迴旋，引人入勝。使人讀之，不忍釋手。是則余所謂萬不得已者，乃於東瀛得之矣，其欣企爲何如耶！

洪君曩從余遊，已諳日語；留東七載，益精日文。其所譯述，流利酣暢，不僅達意，亦且通神。洪君夙治謝朓之詩，頗以振興詩道自任。遊日以後，既譯鈴木虎雄博士之中國詩論史，以餉國人；今更譯前野直彬教授之書，使國人知彼邦學者之治中國之詩也，日有進益，未嘗墜廢。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吾人又安能目覩詩道之陵夷，而不圖復振之耶？世之賢達，儻能因洪君之是譯，而能有所憤排，是固詩道之幸也，跋予望之矣！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四月四日高郵高明謹序

唐代三百年，是中國詩的黃金時代。據清康熙四十六年敕編「全唐詩」，所採凡二千二百餘家，得詩四萬八千餘首。其作者之衆與作品之多，超過過去一千餘年詩史的總成績。雖不敢說是絕後，但是至少可以說是空前，殆無疑問。而且唐代又是近體詩的創始時代，其所創始的律絕詩體，不但流傳到現代的中國一千餘年間，被奉爲圭臬，而且也很早就傳入韓國、日本以及越南等地，受異邦人士之欣賞與取範，輩出了許多著名的詩人。

宋嚴羽曾以禪論詩，把有唐代三百年間的詩，分爲初唐、盛唐、大曆、元和以及晚唐五個時期。元楊士弘也在「唐音」（湖北先生遺書所收），把唐詩分爲始音、正音、遺響。到了明代高棅在他的「唐詩品彙」，把唐詩分爲「初唐」（自高宗武德元年至睿宗太極元年約一百年間——西元六一八——七一七），「盛唐」（自玄宗開元元年至代宗大曆元年五十餘年間——七一三——七六六），「中唐」（代宗大曆元年至文宗太和九年七十餘年間——七六七——八三五）以及「晚唐」（文宗開成元年至哀帝天祐三年唐亡約七十年間——八三六——九〇六）。這種分類法，雖然有點勉強，不切合實際，但是歷來談唐詩的人士，因爲方便起見，莫不奉爲準繩。

唐詩既然可以分爲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個時期，那麼每個時期，究竟有那些詩人，他們的作品，有何特色呢？高棅在「唐詩品彙」序中，很扼要地作一鳥瞰說：

有唐三百年，詩衆體備矣。故有往體、近體、長短篇、五七言、律絕等製，莫不興於始，盛於中，流於變，而移之於終。至於聲律、興象、文詞、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略而言之：則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殊。詳而分之：貞觀永徽之時，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因加美麗。劉希夷有閨帷之作。上官儀有婉媚之體。此初唐之始製也。神龍以還。洎開元初，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文章老宿，沈、宋之新聲，蘇、張之大手筆。此初唐之漸盛也。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沉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聳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曆、貞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閒曠，錢啓之清曠，皇甫之沖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臺閣。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張、王樂府，得其故實。元、白敘事，務在分明，與夫李賀、盧仝之鬼怪，孟郊、賈島之饑寒，此晚唐之變也。降而開成以後，則有杜牧之豪縱，溫飛卿之綺麗，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他若劉滄、馬戴、李羣玉、李頻輩，尙能勉勉氣格，埒邁時流。此晚唐變態之極而遺風餘韻，猶有存者焉。是皆名家擅場，馳騁當世，或稱才子，或推詩豪，或謂五言長城，或爲律詩龜鑑，或號詩人冠冕，或尊海內文宗，靡不有精粗邪正長短高下之不同。觀者苟非窮精闡微，超神入化，玲瓏透澈之悟，則莫能得其門而臻其奧也。

這篇序文，把唐代著名詩人以及他們的風格，都網羅無遺，很可以作為研究唐詩的人士之參考。

如上所述，唐代詩人，既然這樣多，所以古來評述唐代詩人的文章，也不計其數。就中，如「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之歷史書以及「唐詩紀事」「唐才子傳」之記錄，都是盡人皆知的名著。至於近人之著作，那真如汗牛充棟，多得無法枚舉了。不過，這些著作，大部分都偏重於敘述每一位詩人本身的生平而已，而對於該詩人跟同時代之其他詩人間之交往關係，以及該詩人對於當時在社會上所發生的事象之反應等，均略而不提，或語焉不詳。所以通過這些資料，要知道某一位詩人本身的身世是可以的。如果要進一步去了解某一位詩人在大時代裡的浮沉成敗，只靠這些資料，實在很不够。

現任東京大學中國文學教授前野直彬先生所著這本「唐代的詩人們」就是要彌補這種缺陷而撰寫的。他在本書日文緒言說：「最後所選取的方法，是從唐代的歷史裡頭，選出幾個時點，敘述該時點以及該時點前後詩人們所作的行動。依這種方法，擬把唐代詩人們的生活方式，用具體的例子，加以表示之。」可知這本書的出現，不但可以幫助我們對於唐代詩人們，有更深刻的了解，同時對於詩人們與時代的關係，也可以得到更清楚的認識。

這本書的重點，既然放在唐代的幾項大事件——前野教授把它分為一、安德之宴，二、嶺南之旅，三、慈恩寺大雁塔，四、大亂——所以只敘述跟這些事件有關係的詩人而已。而跟這些大事件沒有關聯的詩人，例如初唐的王勃等之四傑和陳子昂，盛唐的孟浩然等，均沒有提到。相反

的，雖然不是第一流的詩人，但是跟該事件有關聯的，却予以言及，這正是表示唐代詩人的生活方式之一側面。

這本書的書名，叫「唐代的詩人們」，但是只寫到盛唐而已。對於中唐以及晚唐的詩人們，都沒有涉及。這是由於寫完了盛唐，預定的字數已經超過，因此，不得不先予印行。我希望前野教授把中唐以及晚唐的部分找一個機會，繼續撰寫，終始其事，那麼對於唐代文學的研究，就有更大的貢獻了。

本書譯者洪順隆君，本省嘉義人，曾任中國文化學院講師，在前野教授指導之下，已修完博士課程，專攻題目為謝朓之研究。

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五日 清明節

於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研究室

黃得時

目次

323	163	97	45	1	6	5	3	1
譯者贅言	大亂	慈恩寺大雁塔	嶺南之旅	安德之宴	黃序	高序	成題詩	作者題辭
	王維·王昌齡·李白·杜甫·高適·岑參·儲光義·	薛據·高適·儲光義·杜甫·岑參·	閻朝隱·王無競·杜審言·沈佺期·宋之問·	楊師道·李百藥·劉洎·岑文本·楊績·許敬宗·褚遂良·上官儀·				

安德之宴

唐朝的第二代皇帝太宗，在中國歷史上是屈指可數的明君。太宗貞觀年間是有名的治世，號稱貞觀之治，這時高祖時代尚未安定的國內治安已告恢復，不但沒有異族入侵的顧慮，相反地唐的軍隊遠征各地把版圖擴大了許多。長期的南北對立局面和差不多終始於戰亂的隋代結束了，人們好不容易能够在統一帝國的政權下享受自由與安寧的生活。

在太平盛世「大唐之春」的某日，在安德公楊師道（？——六四七）公館的宴席上，聚集着幾位名士。他們都是當時朝廷上的高官。當時的風氣，此一階層的人們「雅會」的時候，往往要作詩互相觀摩，這樣不但可以助興而且可以藉此向主人致敬並留作日後的紀念，這是通例。在太平盛世所開的雅會雖不可勝數，但席上所作的詩歌至今仍留存着的卻意外地少，只有這時在楊師道公館宴席上所作的詩（都是題名「安德山池宴集」的五言六韻排律），裏面包括李百藥、劉洎、岑文本、楊績、許敬宗、褚遂良、上官義等七人的作品。這些詩收錄在宋初編集的詩文集「文

苑英華」中，至今仍留存着。

「安德山池宴集」的詩如何保存到三百年以後的宋代初期，不得而知。當然這是印刷術還未發明以前的事，抄本即使有一些，數目也有限，它卻逃脫了三百年間天災和戰亂的厄運而被保存下來。所以能够保存下來的原因，大概是因爲主人楊師道既是唐朝的高官又是當時詩壇的中心人物之一；再說出席的人又都是當時的佼佼者，詩作的造詣也高。但僅僅這兩個理由還不够。楊師道公館的雅會不僅這一次，出席人物雖多少有出入，但大體說都同樣是那班人，而何以只有這一次的詩留存下來，仍然不能不說是一種偶然的因素。

閒話不提，在這裏我想試着去探究列席於此一宴會的八個角色，他們在人生旅途上摸索過來的足跡。因爲從這裏面可以發現度過了隋末動亂而幸遇太平盛世的詩人們求生方法的幾個模型。參考資料除了至今還殘留着的各人的墓誌銘外，還參考了『唐書』，『舊唐書』以及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等史書。

2

首先我要敘述的是主人楊師道以及作爲客人之一的他哥哥楊瓚。

他們兩人都是隋皇室的一族，雖不是皇帝的直系親戚，卻是近親。這等人對於打倒隋王朝而掌握了天下大權的集團來說既是危險的存在，同時又有利用價值。西元六一八年將軍宇文弼及在

揚州弑了煬帝，消滅隋朝。他殘殺隋帝王的一族，擁立一位親王爲帝，而自己居於宰相之位。後來又毒殺親王，即帝位。爲了安撫天下的人心，他不得不在一定的期間內僞稱繼承隋皇朝。

將軍李密雖也同樣在洛陽擁立一位親王，後來卻爲王世充所逐，同時唐高祖李淵也在長安擁立一位親王，他的手腕巧妙，他認爲煬帝早已失去了皇帝的資格，所以才將那位親王擁上隋皇朝的寶座。

隨着煬帝被殺的情報的播傳，將軍們的活動更加頻繁了。弑殺了煬帝的字文化及既沒有繼承隋王朝的資格。在繼承隋王朝的大義名份之下，王世充力主作爲他手中王牌的那位親王繼承煬帝的位子。但是，到後來王世充和李淵都將自己所擁立的「皇帝」從寶座上攆下，親自即帝位，宣稱建立新王朝，不過他們不採取暗殺等粗暴的方法，而襲用和平讓渡的所謂禪讓方式。當然，在這種情形下，爲了要使「皇帝」自動宣稱禪讓，必得加以種種壓力，「皇帝」如果拒絕的話，就有生命的危險。也就是說，這不過是比以暗殺的手段奪取帝位稍稍迂迴、運用智取的方式而已，從中國歷代王朝遞嬗的經緯來看，這已是一種定型了的方式。

話雖是這麼說，光是擁立隋朝的親王算不了什麼能耐。大義名份真正說起來不過是口頭禪，最後的關鍵還是要在兵力和政治上決勝負。真正在兵力和政治上上有自信的人，不必玩什麼擁立隋朝親王的花招，根本就可以恣意覬覦天下的大權，揭竿起義。屬於這一類的是河北省的竇建德、湖北省的蕭銑等在各地擁兵自豪的大小英雄們，他們也在隋末的動盪局勢中趁機蠢動起來。

當王世充投降降唐的時候，他的高級將領之一的蘇世長被帶到高祖李淵的面前，李淵叱問蘇世

長爲什麼反抗唐軍，並命處以死刑，蘇世長不畏威脅冷靜地回答說：

「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陛下既得之矣，豈可復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乎？」

李淵「笑而釋之」，並封官賜爵，錄用爲唐的官僚。在上面這段『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九，唐紀五）的記錄裏，李淵的笑大概含着濃厚的苦澀味道吧。「勝者爲王」這句話是不錯的，但李淵自己仍不得不承認在戰勝以前彼此不過是同等的「軍」這個事實。

以六一八年爲中心的那一段時期，鹿死誰手並不容易判斷出來。由於現存的資料大部分是唐朝成立以後所作的，所以都一致地讚美李淵和他的兒子李世民，認爲他父子文武冠衆，唐的得「鹿」是從開始就決定了的。確實的，這兩個人的政治力是超羣的，而他們所擁有的軍隊也精銳難當。但當唐只不過是長安的一個地方政權時，以當時情報傳遞手段的低劣，即使對世局的歸趨判斷錯誤，也可以說是無可奈何的事。當時有相當身份和才能的人，都不得不將自己押注在某一個政權上。其中在唐上面下注的人可以說相當有先見之明，而且是順天應勢，得時所惠的。

但楊績和楊師道兄弟，不知爲了什麼事，在煬帝被殺的當時卻在洛陽，而且在洛陽的支配權力由李密移轉王世充以後，雖不知事情的經緯如何，楊績被任爲王世充的長史。長史是在高官之側參與一切機務的官，相當於今日的辦公室主任。

六一九年王世充被迫作了一項決定。前一年李淵在長安受禪稱帝，國號曰唐。在這一年的閏二月，以隋的後繼者自任的字文化及爲竇建德所破，被捕受斬。作爲帝位正統的徽號國璽，也就**是皇帝的印**，遂落入建德手中。

三月，王世充召集近屬開會。議題爲是否要求擁立的隋「皇帝」禪讓。世充當然希望卽帝位。但是由於自己難於開口，所以採取會議的形式，由部屬們「民主地」決議尊世充爲皇帝，期待他們向「皇帝」傳達這個意旨。

但是事情的進行並不像他所想的那樣簡單。最初提出的是，建議世充仍舊輔佐隋「皇帝」，而以隋朝的中興爲職志。他們認爲天下的人心多數仍歸向隋朝。唐李淵雖稱帝，那不過是一地方政權擅自的宣言。只要世充仍擁戴「皇帝」，則號令天下的權力仍可掌握住。如果世充自己稱帝的話，那將與唐朝相同，支配權仍只限定於洛陽西邊——由於這是當時的直言正論，所以世充也只能領首稱「是」。

但是，這裏卻有反論出現。反論的發起人是楊續。依他的意見，隋失去支配天下能力的事是再明白不過的，這時只要擁有實力就可卽帝位。目前是非常狀態，在這種非常時機裡，向見識平凡的人求對策是毫無意義的。

作爲隋帝室的旁系，楊續居然發出這樣的言論，豈不怪哉。如果這件事發生在宋朝朱子學普及以後的話，楊續可能被冠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而葬身在忤逆的惡罵之中吧。但是當時人們的感覺不同。王朝是必然要滅亡的。殉死王朝固然是操守高潔勇氣十足。但話說到底，那也不過是滿足了自己的節操感罷了。所以無意殉死王朝在當時並不是什麼罪大惡極的事。當然，當一個王朝絕望的時候，如果有承啓的新英雄出現的話，往往後面這類的人就會投奔向他，以發揮自己的腕力，進入積極的生存方式。

這一次會議沒有得到結論就閉幕了。但是對王世充來說，會議有無結論並不是必須的，他的心意早已決定。開會的目的只是要確實地估計一下反對和贊成自己的人數而已。楊續的意見如果全場一致地通過固然理想，即使不然也沒有什麼關係。只要他事先佈置好，使反對派的人慢慢疏遠，而讓楊續一派的人掌握實權就夠了。

一切佈置妥善後，王世充乃於同年四月要求隋的「皇帝」讓位。這種事情當然不能由王世充親自開口，所以由贊成禪讓的楊續等十多位高官，以他們的名義請求「皇帝」讓位。唐有名的「五經正義」作者孔穎達也加入這十餘人集團。看了這些高官的請求，「皇帝」怒火中燒，暴跳如雷，答說，王世充既覬覦帝位，其實不用藉口禪讓，多費工夫，你們之中有先帝舊臣，居然出口如此，令人不勝絕望之至。也就是說，如果王世充想做皇帝的話，就殺了自己篡奪帝位吧。十餘位高官冷汗浹背，覲覲而退。

但王世充又不能因為「皇帝」那麼說就把他殺掉。在這種場合，依歷來定型的手法，首先就是將「皇帝」幽閉。然後擅自起草讓位的詔勅。本來在那詔勅上往往要強迫「皇帝」押印的，但這時候「皇帝」既以死相拒，強迫也是無用。所以只好擅自押印，並發布聖旨。收到聖旨的王世充，照例要以皇帝非自己所任為由加以辭退。然後再度降詔告以命不可違。這樣經過三度後，王世充才表示事既如此只好答應就位。這雖是一目了然的戲法，但事關帝位，這樣的儀式還是必要的。

王世充即位後，朝廷的百官發生大變動。不用說，對於這次的禪讓少不得要論功行賞。楊

續被任命爲納言。納言唐時稱侍中，職司詔勅、政令的發布，地位重要。這樣一來，辛苦殘喘於洛陽的隋王朝一脈，終於斷了氣了，推進這件事的楊續既令王世充不勝感荷，實際上也因此向出世的道路跨進了一大步。

楊續在王世充的左右光芒四射的活躍的時候，他的弟弟楊師道的動靜並未浮現在歷史上。根據『唐書』簡單的記載，他不知在什麼時候離開洛陽，赴長安走投李淵帳下。如果說哥哥在王世充這邊下注，做弟弟的他是在李淵那邊下注的。骨肉之間的義理或人情，這樣一來，早已不成問題的了。

也許楊師道的託身唐朝，並不是出於他一個人的意思也未可知。他還有一位長兄叫楊恭仁，年在楊續之上，很早就被煬帝帳下的一位名將。煬帝被殺後，他歸屬宇文化及，官拜魏州守備，當魏州的長官元寶藏決心歸順李唐的時候，就逮捕楊恭仁，護送長安，以爲見面禮。那是六一九年正月的事。但唐卻禮遇恭仁，授與觀國公，並任涼州總督，責守西北邊境。原來就是一位名將的楊恭仁，屢建軍功，漸漸爲李世民所賞識倚重。

所以楊師道可能是估量了楊恭仁和仕王世充的楊續這兩位兄長待遇的差別後，才決定託身於唐的，甚至有恭仁在內部的招引也未可知。事實上，他入唐後受到了厚重的待遇。像他這樣初出茅廬，實力未顯的人，所以如此受到厚待的原因，除了哥哥楊恭仁的功績庇蔭外想不到還有別的理由。

楊師道到達長安，首先被任命爲皇帝李淵的禁衛。然後娶李淵的女兒桂陽公主（古時候，凡